

## ■灯下小品

榕树是地处黔桂两省区交界的榕江、从江、三江、融水一带最具特色的标志性植物。不论走在高楼林立的闹市街头，还是站在都柳江畔鳞次栉比的木楼边，一棵棵榕树盘根错节，绿如巨伞，遮天蔽日；风起时搅动万千枝条，如一面面绿色的旗帜猎猎作响。

不知是榕江成就了榕树，还是榕树捧红了榕江，地处处柳江边的榕江县，清雍正八年(1730年)名叫古州。至民国二年(1903年)，清廷看到古州遍地榕树，才将古州改为榕江县。

去年春节期间，因为一场乡村足球超级联赛，榕江县“火”了，连榕江卖鱼卖肉的小贩、开挖机的司机、跑外卖的小哥都迅速火爆全网。于是，通过各类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榕江村超就这样走进了人们的视野，甚至写进了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里。

《榕江县志》记载，在上世纪40年代，正值抗战时期，广西大学迁入大后方的榕江县城“避难”。当时，大学生们在校园里踢足球，当地苗侗群众觉得好奇，便爬上围墙悄悄观看。从此，足球的种子就像随处可见的榕树一样，在榕江县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80多年来，足球在榕江县薪火相传：在中小学校园里、在车江大坝的河滩上、在绿如巨伞的古榕树下，随处可见苗侗儿女踢球的身影。逢年过节，十里八乡连续举办一届又一届的乡村足球赛。村超火爆之前，全县注册的就有35支足球队、会员有1200余人。

那天到榕江县公干，适逢县里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村超彩排。酒店大堂经理告诉我们，后天要举办村超晚会，全城所有酒店床位均已预订一空。说实话，当我们刚进榕江县城时，沿途看到城内大小街道、宾馆酒店车水马龙，人流如织，已然深深地感受到人们对村超的热烈追捧。

当晚我们入住的酒店就在村超足球场旁边，少不了要到村超现场看看。尽管寒风凛冽，可村超足球场已是人山人海：身着侗族服饰男女老幼，这里一群、那里一伙，在忙着排练晚会文艺节目。有的群众在陪孩子在场内踢着足球，还有不少貌似游客的在用手机拍摄抖音……侵肌的寒风没能阻挡人们对村超的热情与憧憬。

□ 杨少辉

在榕江公干期间，尽管行色匆匆走马观花，可榕江县城浓浓的节日氛围、深厚的足球根底以及城乡遍地生长的榕树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帘。足球、榕树、榕江三个元素，不停地在我脑海里切换——

其实，榕树之所以能历经一场场狂风暴雨而岿然不动，是因为它有发达的根系深植于肥沃的土壤中。由此我又想到了榕江村超，想到了上世纪40年代那群执着追求足球运动的青年学子，想到了一代又一代苗侗儿女对足球的热爱，想到了当今在绿茵场上奔跑的村民、小商贩、挖机手、乡村教师、基层公务人员……又在想：如果没有榕江像榕树一样作为强大的后盾荫护着战乱中的学子，如果没有广西大学的西迁，足球怎会在边远偏僻的榕江常盛不衰，如果没有榕江苗侗儿女像榕树根那样蓬勃发展足球运动的“根系”，又怎会有火爆全网的榕江村超呢？

## ■神州处处

## 水乡的芦苇

□ 徐世尧

河荡港汉星罗棋布的太湖南岸，连一条条窄窄的溇港岸滩，有一种植物牢固地嵌在我的记忆之中，那就是水乡的芦苇。

这些年我常在太湖岸边行走。躺卧千年的溇港依旧默默地流淌，溇区的古村落静静地卧于溇港石桥上，显得古老且珍贵。太湖岸边的芦苇在渐渐稀疏，曾经满目翠绿的苇丛，而今沿着滨湖大道走很长的一段路，仅能见到几丛稀松的芦苇，一种莫名的缺憾在心中悄然蠕动。

儿时我常到太湖岸边玩耍，岸边翠绿的芦苇和挡浪柳树密密麻麻地扎根在湖岸边的乱石堆或淤泥之中，卫兵般履行着守护太湖堤岸的神圣职责，任狂风吹打，任浪涛拍击。芦苇的一生朴实无华、从不索取但贡献累累。

春天，几近枯萎的芦根穿透寒冬残余的冰凌，悄悄地长出一缕缕嫩芽。春水抚动，芦芽由鹅黄色渐渐嫩绿起来。小孩子们经常在河滩采摘几枝芦芽，抽剥掉内中的嫩芯，便是一枝精巧的芦笛。用嘴轻轻一吹，发出一阵“呜——呜”的笛声，悠扬又缠绵。芦根可入味中药，幼时，父亲曾叫我拿着铁锹到河边挖掘芦根，洗净后炖汤，喝了可以清肺养胃。

盛夏季节，芦苇丛里则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世界，蜻蜓与螳螂，爬来窜去不停地觅食，鸟儿在苇枝上筑起小窝安然入栖，鱼虾们悠悠自得在水草中穿荡，撞得苇枝微微摇晃。晚间，萤火虫的小眼睛与天幕上的星星遥相闪烁，构成了一幅天上人间的夜思图。苇丛中的蛩蛩，则舒展歌喉尽情地唱给人们一阵阵催眠的小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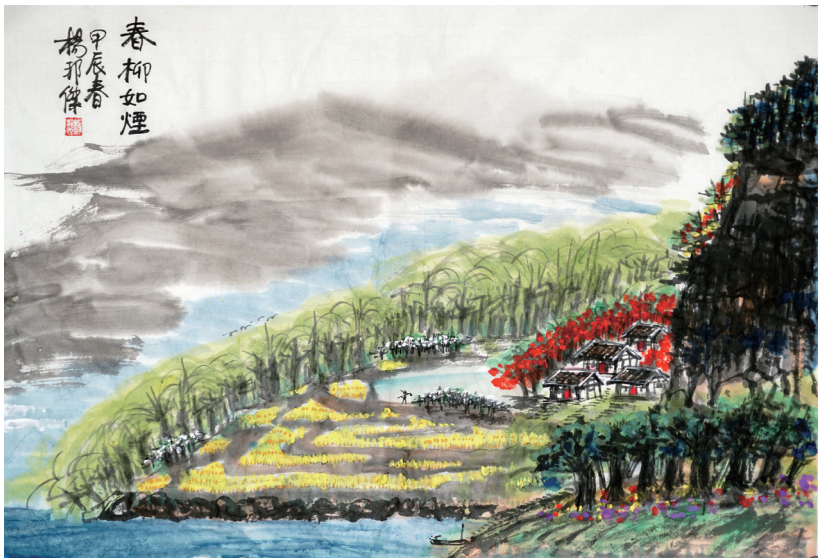
秋天，苇枝梢头开出一朵朵淡紫色的芦花，随风摇曳的苇花，波浪般地起伏着，筑起一道非常美丽的景观。而寒冬骤横地来临，芦苇滩头便变得萧条冷漠。霜雪让苇枝褪去了青衣，凛冽的寒风把苇花吹得漫空飞舞。苇枝枯黄了，肢体却更加坚韧起来。农民们把芦苇齐根割下，用绳子绑扎成捆，然后搬回家中，等待日后派更多的用场。

可以说芦苇浑身是宝。端午时分，荷叶长得鲜嫩肥圆，村妇摘下用于包裹粽子，烧煮时清香扑鼻而来，荷叶还用于制作笠帽等雨具，为农人挡雨遮阳。芦花的用处也不少，除了扎成蓆帚以外，还可以制成芦花蒲鞋，穿在脚上远胜今日之棉皮鞋履和。

儿时冬天的农闲时季，父亲把晒干的芦苇搬到院子里，剥去上面的杂叶，然后把苇秆碾成碎条，便熟练地编织成一张张长方形的芦席(又称芦菲)。那时芦席的用处可多了，铺扎在农船的船舱顶上，即可为人们遮风挡雨。芦席还可用来搭建简易棚屋，存放各类物品。

养蚕用的蚕簾也用芦秆制成。当年，二伯伯在工具架上拴好绳子，一边熟练地编织，一边给围在旁边的小孩讲述有关农村养蚕和蚕花娘子的民间故事。当时农村很是贫穷，在我的记忆中，蚕簾的用途除了蚕宝宝上簇之外，还充当邻居之间简易的隔离墙壁，沾满了乡村民俗味道与各家各户的昔时往事。苇秆内的一层薄薄白膜，常常被人用作笛膜，贴于笛子上吹出悠扬的声音。而造纸厂用芦苇制作的纸张，则是纸张中的上品。

世事变迁，沧海桑田。2016年11月8日，太湖溇港入选《第三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希望芦苇也能在人们的细心呵护下，成为太湖岸边永恒的风景。



《春柳如烟》。

杨邦杰 画

## ■报告文学

中国西部有个县，叫会宁。

提起甘肃会宁，会有三个关键词：干旱、红色、教育。

说到会宁的教育，也有三个关键词：苦学、苦教、苦供，即所谓的“三苦”精神。

会宁有个人叫“串链子”，这是一个与会宁的教育有些许关系的人物，外人未必知晓，可天知，地知，会宁人知，会宁的学生及家长尤知。

“串链子”何许人也？当地的学生及其家长几乎都晓得他——长途汽车司机，车主，都熟悉他的班车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以及经过自家村口的准确时间。

他的一天从出车开始——

## 乘客与“捎客”

今天是周末。在县城念书的孩子门大多还待在学校。上一星期带来的食物快吃完了，需要及时补充给养，而串链子便走村串户，“链”接起了乡村和县城之间的这条补给线。

天还黑黢黢的，串链子的车早已停在了站里，加满了油，一边擦着玻璃，整理车厢，一边等待乘客。六时许，附近的庄稼人三三两两进入车站，在朦胧的天色里，只见许多人手里提着大的包，小的包，纸箱子，面袋子，还有人肩上扛着麻袋哩。不用问，这些都是要求捎到县城去的东。这些生食和熟食有的是给学生本人的，有的是要给在县城陪读的家人的，有的是要捎给代管伙食的饭馆的。

串链子跟乡亲们打着招呼，把大小物件接收下来，码齐了，放稳了；对初次捎带东西的家长做了个登记。一切拾掇停当。乘客们上了车，串链子跌跌撞撞，抖抖灰尘，发动了汽车。捎带物品的乡亲们还站在车旁，目送着班车徐徐离去，消失在公路的拐弯处。

大约六点半，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十多分钟之后，班车翻过了一座山，山下便是出站以来的第一处途中乘车点——杏花村，有附近六七个村的乘客在此等候。车还在半坡滑行，串链子便早早地按喇叭，‘‘哪——哪——哪——哪——’’，几声长鸣打破了山村的寂静，有些才出门或在半道上的乘客听到了班车的叫声，知道是串链子的呼唤，便加快步伐，紧走几步，赶到乘车点。

这里有至少十来个人在候车，有出行的，更多是捎带食物衣物的家长们，这些便是“捎客”，往往“捎客”多，乘客少。日子久了，大家都很自然地吧供给学生的物品交给串链子，而串链子也很自觉地把这些物品接受下来，并免费送达——这样的传递便是他和车的使命，这弯弯曲曲的一百多里山路就成了会宁人的教育命脉。

## 祖孙俩

小雨还在下着。车子又启动了。前面是出车以来的第二架山，路程稍长些，车得跟着山脚转。左转弯九十度，右转弯六十度，右后转弯一百六十度，接着又是一个九十度的左转

## 山路弯弯

□ 王天惠

弯……小雨淅淅沥沥下着，水汽朦胧，地面湿滑，汽车喇叭声声嘶力竭在每一个转弯处。

突然，车窗左前方出现一个小小的身影，原来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儿，站在路边，头发湿漉漉的，挥着小手拦车。串链子停车，探身询问：

“这谁家的碎(小)女子，你要坐车吗？”

“不是，是我奶奶。”

“人呢？”

“还在坡底下，就来了——奶奶，快些着，快些！”

串链子下了车，路边一望，那位老奶奶还在半坡上佝偻着向上爬呢，便快走几步，把老人接了上来。到了车门前，老人只喘气却不上车，而是把一袋干粮递过来，断断续续地叮嘱：“这些——是给我——大孙子的——吃喝，他叫龙龙，县一中，念高一。”又回头招呼孙女：“赶紧——把电话——说给师傅。”串链子大声地应承着，掏出本子，记了电话，放好了袋子，发动了车。

小女孩挽着奶奶的手退到了路边，望着，那老奶奶还在絮叨：“别忘了，要带到啊，我孙子都没吃的了。”只听串链子“嗷——”了一声长，半坡起步向山上爬去。

祖孙俩的身影很快被山角遮去了。等，还是不等？

大约七时许，串链子电话响了，“嗷，我已经到二房吴了，你还有多远？……七八分钟？你稍等一下，我问问。”停了车，他转头问乘客：“曹家峡有两个学生在半路上呢，要七八分钟才能赶到，你们大家说，等，还是不等？”

一时没人应话。

于是，他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我想是这样，如果没有啥急着赶路的事情的话——咱等一等，咋样？”就听一个老者说了句：“诶，等等等等吧，咱也不急，那娃娃上学可要紧着哩。”这便是通过了。于是，好些人趁这个时候下了车，有人蹲在路边互相让着抽烟，有两个外地的年轻男女走到田边用手机拍起照来。

约莫一袋烟工夫，听见山崖边传来声音，“等等，来了——”只见两个身影朝这里快速移动。大家迅速上了车，汽车也提前发动了，突突作响，似乎满含着催促与责备，十几双眼睛几乎同时盯着那不远处飞奔而来的四只脚。

两个少年满头大汗上了车，红扑扑的脸上满是愧疚，鞋上的泥浆也顾不得抖落，连着说了几个“对不起”。串链子瓮声瓮气地说道：“你两个小家伙，这么多人等你俩，哼，下回可不等哦。”嘴上说着，手却麻利地伸出去了，松开手闸，轻点油门，尖声噻了一句秦腔里的板头：“哎，催呀——马。”

没有了雨水湿滑，没有了泥污绊脚，又是缓坡，班车在新洗过的马路上轻快地奔驰起来。

## 救生

山脚下，路边上，麦家岔小学上课的

钟声“当——当——当——”响得好看，串链子本能地踩了一脚刹车，减速缓行。就在将要通过学校门前时，只见矮墙下蹲着两个人，一人突然站立，举起双手拦车，嘴里还嚷嚷着。

串链子看见了，刹车，停在了两人身边。敞着车窗，两人拉呱上了。

“哦，表兄啊，咋，要出门挣钱去？”

“腰疼得拾都拾不起来，还挣啥钱呢。”

“那你是要——”

“我是想叫建成娃出去打工，打发不出去么，你看，他杵在那里，正跟我生气！”回头喊了一声，“建成，过来，见过你表爸。”叫建成的娃儿低着头走了过来，弱弱地叫了一声“表爸”，便再也不吭一声。看了这架势，串链子也明白了八分，就问：“建成，你是不愿去打工，想上学吧？”建成仍然低着头。串链子憋不住了，提高了声调，“建成，爽快点嘛，不想退学，是也不是？”建成抬起了头，先是满眼委屈地乜了他大(爸)一眼，又直直地望着他表爸，使劲儿点了一下头。

这一刻，串链子的嗓子有些发痒，干呕着喊上了：“表兄，你让一个十几岁的娃娃去打工去，你咋能忍心啊——不行，无论如何，这娃娃的学不能退！”又招呼建成，“你们父子俩都上车来，到了县里咱们再慢慢商量。”父子俩迟疑了几秒，无可奈何上了车。儿子靠门边站着，老子坐在了发动机盖子上。

汽车缓缓前进，许久不见的表兄弟俩又拉呱上了：

“咋了嘛，非逼娃娃退学？”

“诶，说不成，这娃今年没考上，想再补习一年，可几千元的补习费我到哪去寻啊！二娃子学成今年也要上高中了，你说咋办么！我这腰，也挣不来钱呐。唉，只能舍了这建成娃了。”

俩人一时无语。车里也都静了，只听见车轮摩擦地面的噜噜声。

“是这”——串链子终于出了声，“我想了一下，我娃的舅办了个砖厂，说他那里缺人手，我把你介绍过去，给他看场子，发发砖，不知你意下如何？”建成的大一时语塞，不知说啥好。“就是挣钱少些”，串链子接着说，“建成的学费嘛——让他舅先给你预支上些，我再帮你凑几个。要能行，我就打电话。”建成的大使劲儿往前挪了挪身子，不住地点头，“这就好得很！你算是把娃给救了，也把我给救了！”

沉默的建成涨红了脸，憋出句狠话：“表爸，我明年要是还考不上，我就——出门打工赚钱去！”

老者和围着听的人都突出了声。建成的大也跟着笑了。

## 陪读

二婶故去几年了，照顾三个孙子女的重任就落在了二伯肩上。今天，他从家里带了好些东西——面粉，清油，还有柴油。我想陪同二伯去看看他们的陪读村，顺便瞧瞧陪读者的生活——只闻其名，未见过其真容呢。

## ■故园情思

□ 董国宾

## 春种番薯正当时

春日来临，记忆中母亲总在此时将番薯苗种下去，等到秋风一吹，榔头大的番薯就从地里刨了出来。我家的篱笆小院子里，就有了一个个番薯堆成的小山头。

小时候，种番薯是大事，一开春母亲就开始准备。待种番薯时机到了，母亲就从地窖里把一块块番薯取出来，埋入松软的泥土中，之后眼巴巴盼着春雨落下。当第一滴雨滴落下，母亲惊喜地走到院子里，任凭一滴滴雨水打湿面颊，这才转身回到屋里，长嘘一口气说，这下好了，番薯能发芽了。一段时间后，番薯苗冒出青翠的叶子，母亲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

该种番薯苗了。吃完早饭，母亲扛起锄头，领着我 and 弟弟一同下地。期待已久的土地一片褐黄，泥土的香味四处弥散，母亲将细长的藤薯剪成一截截秧苗，再一根根插入土中，利落如母亲，也要忙上好一阵子。数天后，蔫掉的叶子抬起了头，满眼的秧苗都打起了精神，翠绿绿的一大片。

月余后，番薯地藤蔓交织，绿得直晃眼。密密的薯叶间，静静地开着千朵万朵番薯花，很是惹人。那花儿形似牵牛花，比牵牛花要娇小些，呈粉紫色，花蕊为黄色。小花朵再美，母亲也没心思看，只有我坐在地垄里，迎着阳光看稀奇。转眼到了收获番薯的秋天，喜悦的母亲及家人，迈着大步直往地里赶，先割掉番薯藤，然后举起锄头向裸出的地垄刨下去，一串串散发着泥土香的番薯就归仓了。瞧着番薯堆成的小山头，母亲一脸的阳光和笑容。

过去的日子里，番薯是糊口的吃食，连番薯藤也不能浪费掉。将其剁碎，加入麸皮及盐巴熬成粥，就成了上好的猪食。番薯切成片，在院子里晾晒，做成的干薯片能保存好久，还能嚼着吃。番薯还能加工成薯粉，还能做番薯稀饭，我的最爱是蒸番薯。每天一放学回到家，我径直跑进厨房，揭开锅盖，拿了母亲早已蒸熟的番薯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冬天刚一转冷，母亲忙着将剩余的番薯储藏在地窖里，这是全家人越冬和度春荒的食粮。

时代向前，番薯也有了新品种，当年春种是为糊口，今天吃上一口番薯和蜜一样的番薯粉，真是享受。但更值得怀恋的，是那段珍藏的儿时番薯记忆。